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二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錄監生臣邱南林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一目録

五代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一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五代朱温篡唐為後梁李存勗滅梁為後唐石敬瑭叛後唐為晉劉知遠自立為後漢郭威自立為後周至宋太祖建隆元年共五十七年是為五代

後唐莊宗諱存勗晉王李克用之子為唐復仇滅朱氏遂即帝位

册封吳越國文同光三年命吏部侍郎李德林等賜錢鏐金印玉册仍賜紅袍

典賂有則猶足懾強藩之氣

臣熙曰典册語自須矜貴佳在整瞻處俱見風華

御服一副及衣冠劍馬等

王者恵濟黎元輯寧方夏重名器任股肱忠而能力則禮崇賞不失勞則人勸所以啓周公之土宇裂漢祖之膏腴者錄彼茂勲寘之異數登進賢哲焜燿事功也惟爾錢鏐朝海靈源承天峻嶽以英風彰德望以勇氣贊忠貞往因義舉之徒盛推韜畧遂著龔封之績高步藩維挺魚鯤鳥鳳之姿宋玉對楚王問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擁岸虎水龍之衆晉書孫皓時童謡云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居方面任將五十年

鏐自二十四歲為偏將破王郢至此年七十四歲矣宣導休聲攘除兇醜鏐破王郢次敗黄巢次斬漢劉宏次討薛朗次擒徐約次却孫儒次滅董昌摧堅奮鋭鄙許東固圉之謀左傳鄭伯入許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居東偏曰不惟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阜俗頌條廣冀北安居之頌環塹浙江之要雲滋星紀之墟閱禮敦詩位崇元帥前茅後勁名重中權守畫一之規奉在三之節信立靡移於風雨義行昌倦於津塗効珍則罔顧險難薦幣則常歸宰府前一年錢鏐遣錢詢貢唐方物又進萬壽節禮甚厚是年獻孔雀二又遣王浩貢重午蕈扇龍鳳紗蚊厨振英謀而端右弼鍾懿號而

異列藩可謂職貢不乏梯航時至翼戴天子加之以恭也載念尊奬爰示徽章今遣某官李德林持節備禮册命鼎璵也土宜茅冊爾為吳越國王於戲地畫數圻賦過千乘壘守闔閭之境軌園句踐之封子弟量才序進多分於祭戟謂傳瓘傳璙傳球等俱加食邑土疆漸海方輸豈限於魚鹽貴盛富强雖古之封建諸侯禮優夾輔不加於此慎厥終始無以位期驕無以欲敗度欽承賜履協予一人汝嘉時册禮既備在右猶具竹冊銅印樞密院承旨段佃受鏐厚賂遂用玉冊非禮也

體本新藻而氣殊朗俊

李繼岌 唐莊宗李存勗之子封魏王

伐蜀檄 後唐同光三年莊宗命繼岌克西川四面行營都統郭崇韜充東北面行營招討師李紹琛毛璋等伐蜀因傳此檄出師凡七十日蜀主衍出降

蓋聞捨過論功王者示好生之道轉禍為福聖人垂善變之文矧彼蜀民代承唐德玄宗朝以兵興河塞久駐金鑾僖宗時以盜起中原曾停玉輅僖宗時黃巢入長安田令孜劫帝幸蜀蜀之乃祖乃父或士或民皆內稟忠貞外資驍果武負關張之氣關雲長張飛皆萬人敵劉先主資之以取蜀文傳揚馬之風揚雄

穀山于慎行曰自古創業之君惡衣菲食身先儉朴亡國之主窮奢極麗靡費萬端此興亡之所以判也陳隋之季無俟論矣前蜀王衍以一州之地倔僵宦

司馬相如皆蜀人迎大駕以涉岷峨合諸軍而定關輔忠義貫乎日月勳業著乎山河凡在幽遐皆所傳達不幸黿龍忽去蛇豕尋生逐此匪人匪人謂陳敬瑄田令孜等據斯重地蜀主先父謂衍之父王建也出身陳許據衆巴庸建襲閬州逐其刺史楊茂實節度楊守亮漸不能制建遂有圖蜀之意接王室之頻遷光化四年韓全誨劫昭宗如鳳翔天復四年朱全忠劫遷于洛陽保邊隅而自大建既逐韋昭度據西川復殺顧彥暉并東川益屬昭宗皇帝方茲播越正切撫綏洗彼瑕疵潤之雨露綰紅旗碧幢之益兼鳳池雞樹之榮建為節度使同平章事後進加司徒封蜀

穴後唐李煜以
一隅之安喙息
江海可謂鷦鷯
之一枝龍馬之
四隅矣而其服
食居處游宴靡
色備極纖華曲
盡侈麗有一統
之主耳目所未
覩者如王衍結
繪為山及宮殿
樓閣宴飲繪山
決旬不下或為
風雨所敗則更
以新者易之爇
諸香晝夜不絕

王紅旗碧幢節度使之儀衛也鳳池雞樹指中書省謂平章也狂兕逢山漸展橫行之志鳴梟出穴曾無返哺之聲拔本塞源見利忘義加以結連同惡聚集羣兇天復四年建與李茂貞結為婚姻當天步多艱莫展扶持之節及坤維暫絕却為僭偽之謀天復七年朱温篡唐建遂僭號烈士聞之撫膺懦夫見之攘臂洎茲狂裔益奮殘妖謂蜀主衍也閹豎擅權勛賢結舌閹豎唐文扆宋光嗣等也不稼不穡奢侈者何啻千門謂徐延瓊韓昭王承休王宗弼顧在珣等內淫外荒塗炭者已餘萬室衍以韓昭顧在珣為狎客陪侍遊晏蜀中山川無不巡歷時又至秦州而更納

久而厭之更蘇息英以亂其氣斗大一州作如許破落安得不亡

其短見侮我大朝初唐遣李嚴以馬市珍玩錦繡蜀悉以粗惡者與之謂之入草物唐主怒曰衍豈免為入草人乎時宋光葆上言後唐有憑陵我國家之意宜選將練兵屯戍邊鄙以待乃以光葆充武德軍節度使王宗諤等屯洋州利州輒橫拒轍之臂譬若螳螂奮臂以拒車轍擬舉投羅之翼譬鳥已投羅而思舉翼我皇帝仰膺玄讖再造皇圖謂莊宗滅梁興唐也四時順而玉燭明萬彙安而金繩正惟茲蜀土敢隔朝風連營虧恤養之恩比屋困煩苛之政每聞殘酷深所憫傷是命車徒以申弔伐步卒則矗如山列騎車則迅若雷奔震雄聲而聒動乾坤騰銳氣而動搖河嶽

宣暢威靈使臣之
義懇爾詞亦雅稱

彼若率兵赴死我則無陣不摧彼若據壘偷生我則無城不拔却慮高低士庶遠近封巡不早迴翔終同覆滅故今曉示貴在保全檄至諸軍皆降於唐

李嚴幽州人初名讓坤事唐莊宗為客省使使於蜀歸言王衍可取之狀唐遂發兵滅蜀

聘蜀笏記嚴至蜀為衍陳唐興復功德之盛因作朝見笏記

伏自朱温肆逆運屬昭宗三年痛别於西秦天復元年宦者韓全誨以邠岐宿衛兵刼天子奔於鳳翔一旦逼遷於東洛天祐元年朱温逼遷天子於洛陽誅殘南北焚爇宮闈雖列藩悉是其唐臣無一處不從

水窓劉友益曰書客省使李巖如蜀者一以著宦人之禍一以著亡蜀之因耳若夫李巖能言蜀主之失而不能知唐主之失則亦可謂明於知彼而暗於知己者矣

其僞命由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祖太宗之業倏爾隳張憤朱温崔胤之徒同謀篡弑遂乃神機迥發心畀獨燃竭滄溟而誓戮鯨鯢芟林莽而決除虎兕十年對壘萬陣交鋒慮久困於生靈乃選挑其死士纔過汶水縛王彥章於馬前彥章敗保中都夏魯奇舉矟刺之彥章傷重被擒旋及夷門斬朱友貞於樓上李嗣源至曹州朱友貞自殺歛霜未匣槍雪猶輝段凝統八萬雄師倒戈伏死梁亡凝以兵降唐因伶人納賂於劉后莊宗寵之賜姓名曰李紹欽趙巖知一人應運引頸代誅友貞死於樓上巖走投温韜韜斬其首以

獻段凝奏族誅之遂使賊將寒心謀夫拱手取乾坤只勞於八日唐兵從鄆州入襲汴八日而滅梁救塗炭遂定於四維備振皇威咸遵帝力今則秦庭貢表岐王李茂貞上表稱臣遣其子從曮來朝兩浙稱臣吳越錢鏐遣使貢獻求玉册淮南陳附拜之儀吳主楊溥使司農卿盧頻來賀回紇備朝天之禮同光二年封回紇王仁美為英義可汗甫安宇宙便息干戈未盡梟夷方議除剪豈謂大蜀皇帝柔懷遠邇居安慮危嘉我帝祚中興羣妖悉滅特遣蘇張之士來追唐蜀之歡吾皇適感於蜀皇復禮遠酬於厚禮則叨承玄造

簡貴得體尺幅中備四時之氣

獲奉皇華載馳得面於天顏戰汗不任於地跼

周世宗 本姓柴氏名榮邢州龍岡人周太祖聖穆皇后兄守禮之子幼從姑長太祖家遂以為子太祖無嗣遂即位帝英武雄傑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在位六年崩

賜南唐主李景書 顯德五年世宗復伐江南至揚州江南主大懼遣鍾謨盡獻江北十有四州地世宗乃許班師而賜之以書

自有唐失御天步方艱六紀於茲瓜分鼎峙自為聲教各擅蒸黎交結四夷憑陵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

兵農戰交修士卒樂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真同戲劇至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詧奉周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於險俟諸郡之悉來即大軍之立罷言盡於此更不煩云苟曰未然請從茲絕

又賜南唐主李景書 唐元宗既獻江北地受盟於周自以在位日久恥於降屈屢遣鍾謨等奉表貢方物請傳位於弘冀俾為大國附庸周世宗答以璽書力止之元宗乃已

義指温厚不爲逆
億

皇帝致書敬問江南國主兹覩來章備形縟旨叙此日
傳讓之意述向來高尚之心仍以數載以來交兵不息
奚陳追悔之事無非克責之詞雖古者省咎責躬因災
致懼亦無以過也况君血氣方剛春秋鼎盛為一方之
英主得百姓之驩心豈可高謝君臨輕辭世務與其慕
希夷之道孰若懷康濟之誠且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昔
之聖哲所不能逃茍盛德之日新斯景福之彌遠諒惟
英敏必照誠懷

嚴毅明正自能使聞者慄然

致堂胡氏曰南唐欲圖中原而結契丹為援又李守貞慕容彥超叛為之出師謀國如此欲久存得乎

伐江南詔

蠢爾淮甸敢拒大邦盜據一方僭稱偽號晉漢之代寰海未寧而乃招納叛亡朋助兇逆金全之據安陸晉安州節度使李金全叛附于唐唐遣其將李承裕迎之與晉將馬全節等戰于安陸南守貞之叛河中漢隱帝時李守貞反河中乞兵于唐唐遣潤州節度使李金全將兵攻沭陽大起師徒來為應援追奪閩越塗炭湘潭至於應接慕容憑陵徐部沭陽之役曲直可知勾誘契丹入為邊患結連并壘實我世讎罪惡難名人神共憤

中一段議論乃吳之所以敝楚隋之所以取陳也籌畫既善文亦復佳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少舉進士為周校書郎世宗即位超遷至樞密使凡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歷講求禮樂之遺文皆朴一人之力而已及卒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地大慟者數四贈侍中

平邊策世宗初即位朴遷比部郎中因獻平邊之策世宗奇之遷左諫議大夫充端明學士

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於僭大不制而至於濫天

身之胡三省曰朴先事上於潛藩其君臣相得亦有素矣升庵楊慎曰五代人材王朴為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興之初先平江南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外事征伐內修文治其

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吳楊溥于後唐天成二年僭號改元蜀孟知祥於清泰元年僭號改元稱後蜀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石晉時以幽州與契丹并地為北漢平之之術在乎反晉唐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强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為之間諜知彼山川者

論星歷宋定欽天歷不能易也其論樂律宋作大晟樂不能易也其言有曰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近於知道矣五季之世而有若人耶

顧爲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獘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強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

臣廷敬曰史言周世宗銳意為治令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王朴所獻獨得當時要領

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名之如不至則四面並起席卷而蜀平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惟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強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為邊患可為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於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

崇尚儒術立意正大

南唐主李昪字正倫徐州人楊行密養為子後以與徐溫乃姓徐氏名知誥即位後乃復姓李氏廟號烈祖

舉用儒吏詔時四方競起武人用事烈祖昪元六年冬十月下詔命有司舉用儒者罷去苛政與民更始

前朝失御强梗崛起大者帝小者王不以兵戈利勢弗成不以殺戮威武不行民受其弊蓋有年矣或有意於息民者尚以武人用事不能宣流徳化其宿學巨儒察民之故者嵁巖之下往往有之彼無路光亨而進以拊嫗

身之胡三省曰唐烈祖尚儒故當國有大事時猶有能持政以斷國論者

為嬿退以清寧為樂則上下之情將何以通簡易之政將何所議乎昔漢世祖數年之間被堅執銳提戈斬馘一日晏然而兵革之事雖父子之親不以一言及之則兵為民患其來尚矣今唐祚中興與漢頗同而眇眇之身坐制元元之上思所以舉而措之者煢煢在疚罔有所發三事大夫可不矜乎自今宜舉用儒者以補不逮

論廷臣勿言用兵勅 烈祖生長兵間知民厭亂凡有言宜出兵恢拓舊土者恒歎息曰兵為民害深矣誠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時馮延巳等

此篇頗得保境息民之道辭亦警

穀山于慎行曰唐末以來中國擾擾君如置奕民如浮苴江北諸州生民之禍極矣而吳越南

勸取閩楚吳越三國因諭之云

常觀劉德輿乘累捷之威羣醜斂衽之際不得據有中原乃留弱子而狼狽東歸（劉裕滅姚泓得關中留子義真守之歸謀晉禪竟為赫連勃勃所并）朕甚陋之及聞李密勸玄感鼓行入關（李密勸楊玄感入關為上策）意壯其言至密自王亦不能決意以西也近徐敬業起江淮之衆鋒銳不可當不能因人之心直趣河洛而反游兵南度自營割據識者知其不能成事矣此皆已事之驗也錢氏父子動以奉中國為辭卒然犯之其

唐皆以寛仁之政牧休息之民保境息兵輯隣講好武昌江陵亦各有土宇不尋兵革以是江南諸州生養蕃聚無異承平及有宋膺符入皆不戰而定所以數百年來大江以南戶口宗室倍於江北豈惟天時地利亦人事之不同也

名不祥閩土險瘠若連之以兵必半歲乃能下恐所得不能當所失也況其俗怙强喜亂既平之後彌煩經防惟諸馬在湖湘間馬殷卒子希聲立希聲卒弟希範立希範卒弟希廣希萼互相爭立而亡恣為不法兵若南指易如拾芥孟子謂齊人取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寸之地享天下之惡名我不願也孰若悉輿稅之入君臣共為節儉惟是不腆圭幣以奉四鄰之歡結之以盟詛要之以神明四封之外俾人自為守是我之存三國乃外以為蔽障者也數年國內殷足

閔惻之思正無煩多語

兵旅訓練積日而不試其氣必倍有如天啟其意而中原忽有變故朕將起而為天下倡云

南唐主李景字伯玉烈祖李昪之長子廟號元宗

災異詔保大八年春正月

春秋日食地震星孛木冰孛彗星也木冰五行傳謂之木介春秋雨木冰感召靡爽比災異頻仍豈人君不德以致之耶抑亦天心仁愛而譴告之耶朕甚惕焉曩者兵連閩越武夫悍將不喻朕意閩王審知之後越吳越錢鏐保大二年閩人朱文進弒其君曦遣使來告查文徽固請伐之是

年敗於益竹三年又敗於汀州四年入福州據其門以諸將爭功不能克五年吳越兵救福州大敗陳覺魏岑馮延魯等時王建封忽覺等專恣燒營而遁七年留從効據南州以叛兵連閩越謂此也武夫悍將即文徽陳覺等務為窮黷以至父征子餉上違天意下奪農時咎將誰執在余一人其大赦境內窮民無告者咸賜粟帛

答留守周宗乞罷鎮詔

崧嶽降靈誕生良弼佐我先朝施及朕躬尚賴保釐底於成績乃遽爾請罷豈朕不能優禮勛舊而致然也昔蕭何守巴蜀高祖無西顧之患寇恂守河內光武無分

伉典不羣僭國中之錚錚者

民之嫌光武賜竇融書曰王者有分土無分民今任公以何恂之事宜强飯扶力以副朕意

張義方始名元達南唐烈祖李昪受吳禪用為侍御史方倚以肅正邪慝取前朝王義方名易之後病瘠卒

上南唐烈祖疏義方甫就御史職即上疏言事烈祖大加稱賞制曰孤始任義方以風憲乃能力振朝綱辭加讜切可宣示朝野加賜義方衣一襲以旌直言

古之任御史者非止平獄訟肅班列也有怙威侮法棄忠賊義樹朋黨蔽聰明者得以糾彈至於人主好遊畋

聲色悅奢侈佞媚賞非功罰非罪得以論爭使諸侯不敢亂法百司不得盜權則御史不為失職今文武材行之士固不為乏而貪墨陵犯傷風教棄仁義者猶未革心臣欲奉陛下德音先舉忠孝潔廉請頒爵賞然後繩糾乖戾以正典刑小則上疏論列大則對仗彈奏臣每痛國家之敗非獨人君不明蓋官卑者畏罪而不言位尊者持祿而不諫上下茍且至於淪亡今臣誠不忍忘君親之意有所不盡惟陛下幸赦之

軒軒標舉略無媕
靡之習

江文蔚字君章建安人後唐長興中舉進士坐秦王重榮事南奔烈祖用為宣州觀察判官保大初遷御史中丞以彈馮延巳魏岑貶逾年召還命為翰林學士卒謚曰簡

對仗彈馮延巳魏岑文

時馮延巳當國與弟延魯魏岑陳覺竊弄威福及用師福州敗績死者萬計詔斬覺及延魯而延巳岑置不問文蔚對仗彈之文蔚將上疏先具小舟載老母以待左降元宗果怒貶文蔚江州司士參軍而覺延魯以宋齊丘救解復不死延巳雖暫罷旋復柄用方宣延巳制百官在廷常夢錫大言曰白麻雖佳要不如江中丞疏耳是時文蔚直聲震江左傳寫彈文為之紙貴

賞罰者帝王所重賞以進君子不自私恩罰以退小人不

永叔歐陽脩曰唐主好文學故韓熙載馮延巳延魯江文蔚潘佑徐鉉之徒皆至美官文雅於諸國為盛

自私怒陛下踐阼以来所信重者馮延巳馮延魯魏岑陳覺四人皆擢自下僚驟升高位此四人皆宋齊丘之黨共為朋比以亡南唐者未嘗進一賢臣成國家之美陰狡圖權引用羣小謂與李徵古查文徽結為死黨也陛下初臨大政常夢錫居封駁之職正言讜論首罹讒逐元宗在藩邸有過失時夢錫為給事中輒盡言規正無所撓及即位欲用為翰林學士齊丘黨惡其不附己坐封駁制書貶夢錫為池州判官棄忠拒諫此其始也姧臣得計欲擅威權於是有保大二年正月八日勅公卿庶僚不得進見時勅齊王景遂總庶政惟馮延巳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召對不得見

給事中蕭儼上疏極論不報賈崇叩閤切諫涕下嗚咽始得感悟遽寢是令履霜堅冰言者悃悃再降御札方釋羣疑御史張緯論事忤傷權要其貶官勅曰罔思職分傍有奏論御史奏彈尚為越職況非御史孰敢正言嚴續國之戚里備位大臣不附姦險尚遭排斥續可求之子烈祖以女妻之元宗即位進禮部尚書時齊丘專國公卿皆附之惟續持正不屈卒為黨人所排出為池州刺史張義方上疏僅免嚴刑自是守正者得罪朋邪者信用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陛下深思遠慮始信終疑復常夢錫宥容擢蕭

臣乾學曰樹德莫如滋去惡莫如盡非已甚也亦謂邪正不兩立耳偏據之朝乃有此論非庸中撟撟耶

儼侍從授張緯赤令赤縣之令羣小疑懼與酷吏司馬正彝同惡相濟迫脅忠臣高越之與盧氏義兼親故受其寄託痛其侵陵訴於君父乃敢蔽陛下聰明枉法竄逐馮延已素惡盧文進文進亦不少下文進死延已誣以陰事收其諸子於獄欲籍其家營田判官高越文進女夫也上書訟寃指延已過詞氣甚厲時延已方用事元宗怒其言切以越屬吏貶為蘄州司士參軍羣凶勢力可以回天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師克在和而三凶邀利迭為前卻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為小人忿爭妄動之具使精銳者奔走饋運者死亡穀帛戈甲委

而資寇取弱隣邦貽譏海内同列之中有敢議論則馮
魏毁之於中正夔持之於外搆成罪狀死而後已今陳
覺延魯雖已伏辜而魏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馮
延巳善柔其色才業無聞憑恃舊恩遂階任用蔽惑天
聰斂怨歸上高審知累朝宿將墳土未乾遂其子孫奪
其居第使輿臺竊議將帥狐疑陛下方以孝理天下而
延巳母封縣太君妻為國夫人與弟異居捨棄其母作
為威福專任愛憎咫尺天威敢行欺罔以至紀綱大壞

刑賞失中風雨由是不時隂陽以致失序傷風敗俗蠹政害人蝕日月之明累乾坤之德天生魏岑道合延巳蛇豕成性專利無厭逋逃歸國鼠奸狐媚讒疾君子交結小人善事延巳遂當樞要面欺人主孩視親王侍燕諠譁遠近驚駭進俳優以取容作淫巧以求寵視國用如私財奪君恩為已惠上下相蒙道路以目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帑藏取與繋岑一言先帝畢宮勤儉陛下守之勿失而岑營建大第廣役丁夫孽子之居過於内殿

亭觀之侈逾於上林前年建州勞還文徽入覲西苑會燕拾爵策勳岑披猖無禮狂悖妄言與延巳用意多私行恩不當俾軍士懷恨怨之志受賞無感勵之心將校爭功諠動京邑姦謀詭計誑惑國朝致漳州屠害使者査文徽固請伐王延政遂敗績於蓋竹待詔臧循屯兵邵武被執死焉福州違拒朝命保大三年閩李仁達以福州来附賜名弘義四年陳覺諭弘義入朝不從百姓肝腦塗地國家帑藏空虛福州之役岑為東面應援使而自焚營壁縱兵入城使窮寇堅心大軍失勢弘義既不入朝覺恥無功擅興汀建撫信州兵以岑

為應援使與延魯王崇文四面攻之彼此爭功而忿尤躁悖輒自焚營壁縱兵入城為福人所殲弘義又乞師於吳越兵至延魯與戰大敗諸軍皆潰委軍實戎器數十萬國帑為之虛耗焉軍法逗遛畏懦者斬律云主將守城為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備不設為賊掩覆者皆斬昨勅赦諸將葢以軍威政令各非已出忿與覺延魯更相違戾互肆威權號令並行理在無赦烈祖孝高皇帝櫛風沐雨勤勞二紀成此慶基付之陛下比諸鄰邦我為強國奈何賞罰大柄肆姦究之謀軍國資儲為凶狡所散昨天兵敗衄統內震驚將

雪宗廟之羞宜臨姦臣之肉已誅二罪未塞羣情盡去四凶方祛衆怒今民多飢饉政未平和東有伺隙之隣北有覇强之國東謂吳越北謂後漢市里訛言遐邇危懼陛下宜軫慮殷憂誅鋤虺蜮延巳不忠不孝在法難原魏岑同罪異誅覩聽疑惑請行典法以謝四方

歐陽廣吉州吉水人仕於南唐為縣令

論邊鎬必敗書保大中廣薄遊湖湘時邊鎬下湖南將遂取桂州而鎬御下無法又不為備廣策其必敗因詣闕上書書入不省及失湖南元宗思廣言命授以官執政

質言無華論事諳暢

請召試廣不肯乃授本縣令

臣近遊潭州伏見節度使邊鎬初非將才偶逢聖代加之任使措置乖剌大失人心致奉節兵士乘夜大呼共焚譙門會明而遁散不然幾致大變是仁不足惠下也

鎬得湖南會南漢潘崇徹攻郴州鎬禦之敗績遂失郴州未幾而孫朗之亂作朗故奉節軍校也歸附於鎬鎬薄其廩給糧料使王紹顏又刻削之朗與諸卒恟恟思亂官屬請斬紹顏以謝將士鎬不聽朗乃謀殺鎬及紹顏夜率所部焚府門火輒不發傳漏者覺之亟吹角以亂之朗等以為將旦斬關出奔盡以潭州虛實告劉言素懷叛志得朗大喜鎬不為備言襲之鎬遁走

朗陵近在肘腋曾不為虞朗陵

即劉言也時言在朗州乃圖桂林以取奔走是智不足謀遠也與監軍使昌延恭不相協和動輒疑阻是義不足和衆也堂堂幕府空無才賢是禮不足得士也軍中號令朝出暮更是信不足使人也五者無一長考之前古未或不敗請擇師濟師以全境土

潘佑幽州人陳喬韓熙載交薦于南唐元宗起家秘書省正字後主嗣位為内史舍人上疏極論時政歷詆大臣將相後主發怒乃自殺

代南唐主勸南漢劉鋹書宋開寶三年南漢主劉鋹遣兵侵道州宋

事大之誠交鄰之道此書兩得之

臣英曰明於順逆之理達於時

道州刺史王繼勳言鋹肆為暴虐數出盜邊請師南伐宋乃詔江南國主李煜以書諭鋹稱臣歸湖南舊地因命潘佑為書遣給事中龔慎儀持以遺鋹

僕與足下叨累世之盟雖疆畿阻濶休戚實同敢奉尺書敬布腹心昨大朝伐楚足下疆吏弗靖遂成釁隙宋乾德二年鋹遣師侵宋潭州為潘美所敗鋹以郜廷琄為招討使帥舟師以拒宋初為足下危之今者敝邑使臣入貢皇帝幸以此宣示曰彼若能幡然改圖單車之使造廷則百萬之師不出矣不然將有不得已者僕料大朝之心非貪土地也怒於不賔而已且

勢之言故能爽切不浮足以聳聽

古之用武不計强弱大小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讐一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二也敵人進不捨我退無守路戰亦亡退亦亡三也彼有敗亡之勢我乘進取之機四也今足下與大朝無是四者而坐受天下之兵決一旦之命安國家利社稷者固如是乎夫强則南面而王弱則玉帛事大屈伸在我何常之有違天不祥好爭危事天方相楚尚未可爭而況今日之事耶地莫險於劍閣而蜀亡矣蜀亡于乾德三年兵莫强於上黨而李筠失守

矣建隆三年太祖拔澤州李筠自焚死竊意足下國中必有矜智好謀之臣獻尊主強兵之策謂五嶺之險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也非可遽前堅壁清野絶其饟道依山阻水射以強弩彼雖百萬之兵安能成功不幸而敗則輕舟浮海猶足自全豈能以萬乘之主而屈於人哉此說士之常談可言而不可用異時王師南伐水陸並舉百道俱進豈暇俱絶其饟道盡保其壁壘或用吳越舟師自泉州航海不數日至足下國都矣人情恟恟則舟中皆為敵國忠義敢

死之士未易可見雖有巨海孰與足下俱行乎近奉大朝諭旨以為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秋之役即命敝邑速絶連盟雖善鄰之心期于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臣子之情尚不逾于三諫煜之極言於此三矣是為臣者可以逃為子者可以泣為交友者亦惆悵而遂絶矣鍇得書因慎儀驛書答江南國主詞多不屈宋主乃命潘美伐之鍇出降○全文載宋史幾二千餘言此從陸游南唐書中錄出較為簡淨

馮涓字信之婺州東陽人唐大中進士王建表為節度判官歷官前蜀御史大夫

此亦是節要語然意已周至

諫蜀主屢興兵旅疏

古之用兵非以逞威暴而肆殺戮益以安民為先豐財為本湯武無忿怒之師高光有魚水之士故能應天順人弔民伐罪今土德云衰朱梁逞虐雍都洛邑盡是荆榛江南山東各有割據鬬力則人各有力用兵則人各有兵陛下欲以一方之强舉萬全之策臣恐陛下之憂不在於秦雍而在於肘腋之下也

辛寅遜（夔州雲安監人唐上柱國辛希玄之後善屬文後主孟昶時為茂州録事叅軍後加

意嬌勁而語聳拔

史館修撰與修前蜀書寅遜常夢掌中抽草占者曰君必作學士未幾果遷翰林學士後隨後主降宋年九十餘尚有仕進意治裝赴闕未行而卒

諫擊毬疏 後主初嗣位酷好擊毬馳騁雖盛暑不已左右多不敢諫寅遜乃上疏云

臣聞召公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又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夫心猶火也縱則自焚故文王命周公召公太公畢公輔相太子發太子嗜鮑魚太公不進曰鮑魚不登于俎豆豈可以非禮養太子哉由此

觀之飲食必遵禮況起居玩好乎高祖皇帝（孟知祥也）節衣儉食恵養黎元化家為國傳之陛下陛下宜親賢俊去壬佞視前代書傳究歴世興廢選端良之士置於左右訪時政得失天下利病奈何博戲擊鞠妨怠政事奔車躍馬輕宗廟社稷昔陶侃藩臣猶投摴蒱於江（晉書侃叅佐或以戲廢事者侃取其蒱博棊局之具悉投於江）況萬乘之主乎前蜀王氏覆車不遠矣（前蜀王衍以荒淫亡）臣又聞食君之祿懷君之憂臣雖為外官每聞陛下賞一功誅一罪未嘗不振衣踴躍以為再覩

有唐貞觀之風也今復聞陛下採戲打毬雖宮禁無事止於釋悶亦可一兩時為之臣慮積習生常不惟勞倦聖體復且妨於庶務諸司申覆因之淹滯其次奔蹄失馭奄有驚蹶陛下雖自輕柰宗廟社稷何後主得疏雖不能盡從亦優容不之罪也

田淳成都人仕蜀為龍游令屢於後主孟昶前言王昭遠伊審徵韓保貞不可當大任為朝貴切齒官卒不顯

言朝政得失疏淳好談治亂大畧廣政中後主與周世宗交惡疊興師旅淳因

蜀文頹不卑弱豈揚馬之餘風使然耶

上疏

伏見三年以来民頗怨嗟謂陛下求賢失道為政不平重纂組奪女工貴雕鏤損農事法令不信賞罰無誠納諫之心微自滿假馭朽之年漸乖始卒載舟覆舟不可不懼而況北有大敵方藉支禦若失人心其何以濟臣又見頻發士卒遠戍邊庭人心揺動莫測其故冡搆異議如臨湯火人且憂駭將何撫寧若夫舉動興師須明利害況闗大事豈可容易必若金鼔一鳴前鋒稍却一

敗一成疾如反掌願陛下先事而計無貽後患今之動静頗涉因循臣不知所發之兵為防邊乎為赴敵乎若云防邊不當驟有徵發則須先決便宜師出無名三軍必怨三軍既怨何以成功以我朝之甲兵擬柴氏之士馬以我朝之將領比柴氏之師帥以我朝之帑藏比柴氏之囷廪至於法律刑名聲明文教彼長此大差等不同須用權奇以謀拒捍若二國交鬭恐未十全況我天府之邦用武之地一夫守隘萬旅無前假使柴師由於

臣士奇曰僻處庸蜀原無可為能勸其主固守封境相時內附斯為謀國之良矣詞意亦甚簡

潔

野戰攻城奪壘利在平川倘入隘途如無手足願陛下以短兵自固扼塞要衝分布腹心把斷細徑精加號令老彼敵師縱柴氏親來未敢便謀深入以日繼月以月繼年敵勢自羸我師彌銳不折一戟不失一卒而柴氏自疲信所謂彼竭我盈以逸待困此為上計台符天機

吳越王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始從董昌為偏將後討劉漢宏封彭城郡開國侯董昌僭亂鏐討平之遂有吳越之地為吳越王謚武肅

杭州羅城記唐景福元年鏐率十三都兵洎徒役二十餘萬築羅城自秦望山薄

涉筆嫺雅亦有淵渾之氣

臣杜訥曰重關設險具見未雨

錢塘湖霍山范浦七十里自為之記

大凡藩籬之設者所以規其内溝洫之限者所以虞其外華夏之制其揆一焉故魯之祝丘桓公五年城祝丘齊之小穀莊公三十二年城小穀左傳為管仲也猶以多事不時而成況在州郡之内乎自大寇犯闕黄巢入長安也天下兵革而江左尤所繫併余始以郡之子城歲月滋久基址老爛狹而且卑每至點閲士馬不足迴轉遂與諸郡聚議崇建雉堞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者長三丈高一丈也堞者城上女垣也夾以南北矗然而峙帑藏

綢繆文復磊落光昌有揮麈而談顧盼自雄之致

得以牢固軍士得以帳幕是所謂固吾圉圉邊陲也左傳聊以固吾圉以是年上奏天子嘉以拙政優詔奬飾以為牧人之道其盡此乎俄而孫儒叛蔡渡江侵吾西鄙以剪以逐蹶於宛陵勁弩之次泛舟之助我有力焉大順二年孫儒自淮南入姑蘇將乘勝以圖越鏐出舟師禦之儒遂燒掠蘇常進逼宣州因圍楊行密行密遣使求救鏐出糗糧甲兵以助之敗之於宣城斬儒首傳送京師泛舟秦餽晉粟自雍及絳人謂泛舟之役後始念子城之謀未足以為百姓計東眡巨浸輳閩粤之舟櫓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寶貨苟或侮刦之不意攘竊之無狀則向

者吾皇優詔適足以自慚由是復與十三都十三都者石鏡清平於潛鹽官新登唐山富春龍泉八都外又有紫溪保城龍通三泉三鎮是為十三都經緯羅郭上上下下如響而應爰自秋七月丁巳訖於冬十有一月某日由北郭以分其勢左右而翼合於冷水源綿亘若干里其高若干丈其厚得之半民庶之負販童髦之緩急燕越之車蓋及吾境者俾無他慮千百年後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亦以此城苟得之於人而損之已者吾無媿云

名義森嚴故辭論
侃侃

丁思覲楚牙
將

諫楚王馬希範書希範馬殷第四子性奢侈作
會春園嘉宴堂其費鉅萬加
賦國中思覲廷諫希範謝之思覲嗔目視
希範曰孺子終不可教也乃扼喉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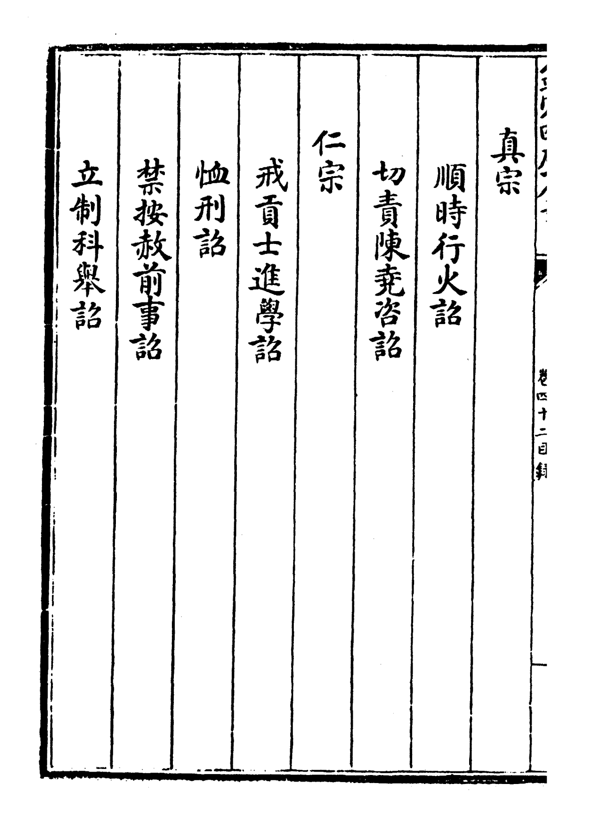
先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隣敵傳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蒙塵朝廷無主真霸者立功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荊襄以趣京師倡義於天下桓文之業也柰何耗國用而窮土木為兒女之樂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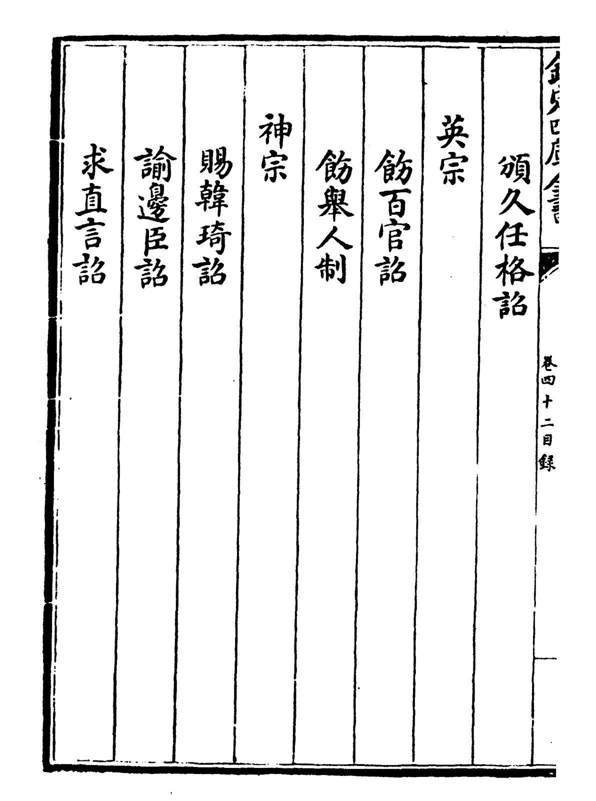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一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二目録

宋

太祖





孝宗

斷獄詔

奬諭魏王愷詔

興水利詔

賜魏王愷詔

禁兩稅折錢詔

罷官鬻鹽詔

光宗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二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伯益之後五代喪德九土分裂太祖以歸德軍節度使受周禪乘火而帝興於商丘為火墟因建有天下之號曰宋自太祖歷南渡至度宗共三百十七年

太祖

諱匡胤姓趙氏涿郡人宣祖弘殷仲子母昭憲太后杜氏事周為殿前都點檢恭帝初將兵禦契丹至陳橋驛而還受恭帝禪

諭輔臣詔 建隆三年

承五代僭亂之後故以慎刑辟肅紀綱為要

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若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覆視之

平刑詔 建隆三年

明罰勑法情見乎言

禁民為非乃設法令臨民以簡必務哀矜竊盜之生本非巨蠹近朝立制重於律文非愛人之旨也自今竊盜贓滿五貫足陌者死

詛本寬大詞亦溫
諭

下孟昶詔乾德二年十一月命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等率步騎六萬討蜀十二月全斌入利州敗其將王昭遠三年正月蜀主昶降全斌入成都昶遣其弟雅王仁贄奉表求

哀帝賜詔

朕以受命上穹臨制中土姑務保民而崇德豈思右武以佳兵老子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臨戎蓋非獲巳矧惟益部僻處一隅靡思僭竊之愆輒肆窺覦之志潛結并寇自啟釁端先是王昭遠勸蜀主遣孫遇趙彥韜等以蠟彈書潛約北漢令其濟河同舉彥韜以書上聞爰命偏師往申弔伐靈旗所指逆壘自平朕甞中宵憮然

英明語正不在多

兆民何罪屢馳驛騎嚴戒兵鋒務宣拯溺之懷盡拾攜之禮而卿果能率官屬而請命拜表疏以祈恩託以慈母(昺母李氏昺降表言有親年幾七十願終甘旨之養免賜睽離之責)保其宗祀悉封府庫以待王師追咎改圖將自求於多福匿瑕含垢當盡滌於前非朕不食言爾無它慮

禁獻羨餘詔(乾德四年)

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儻規致於羨餘必深務於掊克知光化軍張全操上言三司令諸處場院主吏有羨餘粟

真懇之意溢於行墨

及萬碩錫五萬束以上者上其名請行賞典此茍非倍納民租私減軍食亦何以致之宜追寢其事勿復頒行除官所定耗外嚴加止絶

禁鑄銅詔 開寶三年

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彫弊每念兹事深疚於懷未能捐金於山豈忍奪人之利自今桂陽監歲輸課銀宜減三分之一民鑄銅為佛像浮圖及人物之無用者禁之銅鐵不得闌出蕃界及化

簡要極有體裁

外

治河詔 開寶五年五月河大決澶州濮陽縣又決大名府朝城縣河南北皆大水發諸州軍士及丁夫凡五萬人塞決河命頴州團練使曹翰護其役帝下詔

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薦降洪河為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嘗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凡搢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

骨秀神腴雅詞令則

深知疏導之策若為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即示甄奬是月決口盡塞

江南平下詔開寶九年二月平江南都部署曹彬以李煜至京師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帝降詔

上天之德本於好生為君之心貴乎含垢自亂離之云瘼致跨據之相承諭文告而弗賓申弔伐而斯至慶茲混一加以寵綏江南偽主李煜承奕世之遺基據偏方

臣熙曰只上天好生一語已見帝王度量識而伐之服而舍之威德並行仁義兼盡規模遠大不獨詞藻之工

而竊號惟乃先父早荷朝恩（建隆元年宋太祖受周禪放江南降將三十四人歸）本國煜父元宗李景遣使朝貢當爾襲位之初未嘗稟命（建隆二年元宗殂煜嗣位）乃遣馮延魯奉表陳襲位朕方示以寬大每為含容雖陳內附之言罔效駿奔之禮聚兵峻壘包蓄日彰朕欲全彼始終去其疑間雖頒名節亦冀來朝（開寶七年九月帝遣李穆使江南名煜入朝）庶成玉帛之儀豈顧干戈之役蹇然弗顧潛蓄異謀（穆至江南煜將從之為陳喬張洎所止遂稱病固辭）勞銳旅以徂征傅孤城而問罪洎聞危迫累示招攜何迷復之不悛果覆亡之自掇昔者

唐堯光宅非無丹浦之師呂氏春秋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夏禹泣辜不赦防風之罪稽諸古典諒有明刑朕以道在包荒恩推惡殺在昔騾車出蜀晉諸公贊劉禪乘騾車詣鄧艾不具亡國之禮青蓋辭吳吳先有青蓋入洛之謡孫皓應之彼皆閏位之降君不預中朝之正朔及頒爵命方列公侯爾實為外臣戾我恩德比禪與皓又非其倫特升拱極之班宋十六衛在京師為環衛取環拱之義此指煜為右千牛衛也賜以列侯之號式優待遇盡捨尤違

太宗初名匡義改賜名光義宣祖第三子太祖受禪封晉王初昭憲太后約太祖傳位晉王太

明達治體有裨黜陟之典

祖崩晉王即位更名炅

非課最不書勞績詔太平興國六年

古者懋建庶官分治百職考其幽明之狀以申黜陟之典今則無聞焉故京朝官釐務於外者咸給以御前印紙令書治迹而主司不能彰明臧否但以細碎之事混淆其間非所以副朕詳求之意也自今循常之務非課最者不得書為勞績其殿犯無有所隱

限日決獄詔太平興國六年

事關教化之本故言之不厭其詳

諸州大獄長吏不親決胥吏旁緣為姦逮捕證佐滋蔓踰年而獄未具自今長吏每五日一慮因情得者即決之復制聽獄之限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他逮捕而易決者毋過三日

禁喪葬舉樂詔 太平興國七年

訪聞喪葬之家有舉樂及令章者葢聞鄰里之内喪不相春 曲禮鄰有喪春不相 苴麻之旁食未嘗飽此聖王教化之道治世不刊之言何乃匪人親罹舋酷或則舉奠之際歌

可作一篇家訓讀

吹為娛靈柩之前令章為戲甚傷風教實紊人倫今後有犯此者並以不孝論預坐人等第科斷所在官吏常加覺察如不用心並當連坐

戒許王元僖等詔 端拱元年正月陳王元僖進封許王韓王元侃為荆南湖南節度使進封襄王冀王元份為威武建寧節度使進封越王益王元傑為劍南東西兩川節度使帝下詔四王皆太宗子也

朕周顯德中年十六時江淮未賓從武昭皇帝南征屯於揚泰等州 顯德三年周世宗征南唐宋太祖之父弘殷以右廂都指揮從克揚州又克泰州 弘

殷卒後太祖代周追尊為宣祖武昭皇帝朕少習弓馬屢與賊交鋒賊應弦而踣者甚衆太祖駐兵六合時太祖別克清流關將兵二千趨六合聞其事拊髀大喜年十八從周世宗太祖下瓦橋關瀛莫等州顯德六年太祖以水陸都部署從世宗北征平關南亦在行陣洎太祖即位親討李筠李重進朕留守帝京建隆元年五月昭義節度使李筠叛太祖親征命太宗以大內都點檢居守九月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叛太祖親征命太宗以大內都部署居守鎮撫都下上下如一其年蒙委兵權歲餘授開封尹歷十六七年民間稼穡君子小人真偽無不更諳即位以來十三

年矣朕持儉素外絶畋遊之樂内鄙聲色之娛真實之言故無虛飾汝等生於富貴長自深宫民庶艱難人之善惡必恐未曉畧説其本豈盡余懷夫帝子親王先須克己勵情聽卑納諫每著一衣則憫蠶婦每餐一食則念耕夫至於聽斷之間勿先恣其喜怒朕每親臨庶政豈敢憚於焦勞禮接羣臣無非啟沃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己長乃可永守富貴而保終吉先賢有言曰逆吾者是吾師順吾者是吾賊此不可不察也

撝謙之語出於至誠

止尊號詔 端拱二年十二月先是太平興國六年羣臣上帝尊號為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至是降詔

古先哲王託居人上益務求於至治豈有尚於虛名矧帝皇之稱已極崇大爰自唐室始加美號徇臣子之愛戴著方策之典常踵事增華積習無改朕亦博考載籍追法古道既異三五之舊制深懼賓實之有踰憮然自思不遑寧處自今四方所上表宜只稱皇帝 呂蒙正等奏陛下功德茂盛但可增益尊名今忽省去羣臣無不震駭趙普又率百官上表請復尊號皆不許

起勢甚突兀詞義亦深確而不詭於正

答樊知古詔 端拱二年知古為河北西路招置營田使請修城木五百餘萬牛革三百萬帝降詔○知古初名若水自南唐來歸賜名知古

萬里長城豈在於此自古匈奴黄河互為中國之患朕自即位以來或疆埸無事則有修築河隄之役近者邊烽稍警則黄河安流無害此葢天意更迭垂戒常令惕厲然而預備不虞古之善教深溝高壘亦王公設險之義也所請過當不亦重困吾民乎 帝既下詔仍命有司量以官物給之

選寺監官詔 端拱三年

古雅有則不類浮靡之音

語本周官徧覺鬧責

九寺三監國之羽儀九寺太常寺宗正寺光祿寺衛尉寺太僕寺大理寺鴻臚寺司農寺太府寺三監國子監少府監將作監制度聲名往往而在各有副貳率其司存品秩素高職任尤重郎吏遷授斯為舊章比聞縉紳之流頗以臺閣自許目為散地甚無謂焉朕將振之自我而始

平權衡詔淳化三年

書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書舜典所以建國經而立民極也國家萬邦咸乂九賦是均顧出納於有司繫權

本欽恤以為心故
言之憯怛

衡之定式如聞秬黍之制或差毫釐錘鈞為姦害及黎
庶宜令詳定稱法著為通規

議立贖法詔 淳化四年

先王用法簡約使人知禁而易從後代設茶酒鹽稅之
禁奪民厚利刑用滋章令之編敕皆出律外又數改更
官吏且不能曉百姓安得聞之一陷於理情雖可哀法
不得贖豈禮樂之化未行而專用刑罰之弊與漢文帝
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幾於刑措其議科條

辭約而理綜

非著於律者或冒利犯禁奢侈違令或過誤可憫別為贖法鄉民以穀麥市人以錢帛使人重穀麥免刑罰則農桑自勸富壽可期矣

賜上官正手札 正時為西川招安使恃平蜀功數面攻兩川官吏之短有上章訴其不法者帝欲保全之手札戒諭

言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不可不慎也夫遇事輒發悔不可及倘自恃無瑕而好面攻人之短豈謂喜怒不形於色耶當以和輯遠民為念斯盡善矣

不為督責之詞而勸勉肫切仁者之言藹如也

申理冤滯諭

中外臣僚皆留心政務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人宰一邑守一郡使飛蝗避境猛虎渡河宋均為九江太守郡多虎暴均至虎相與東遊渡江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況能惠養黎庶申理冤滯豈不感召和氣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無改易或云有司細故帝王不當親決朕意則異乎是若以尊極自居則下情不能上達矣

答李至詔真宗初正儲位以至與李沆並兼賓客詔太子事以師傅禮真宗每見必

明暢倩潔

事歟近古文亦爾雅可觀

先拜至等上表不敢當詔答之

朕旁稽古訓肇建承華用選端良資於輔導藉卿宿望委以護調薟將昜以謙冲故乃異其禮數勿飾當仁之讓副予知子之心

真宗太宗第三子初名德昌封韓王改名元休封襄王又改名元侃進封壽王立為皇太子改名恒即位

順時行火詔大中祥符四年

火田之禁著在禮經周禮火禦註火獘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

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山林之間合順時令其或昆蟲未蟄草木猶蕃輒縱燎原則傷生類諸州縣人畬田並如鄉土舊例自餘焚燒野草須十月後方得縱火其行路野宿人所在檢察毋使延燔

切責陳堯咨詔大中祥符八年七月先是堯咨以尚書工部郎中知永興軍豪侈不法嘗以氣凌轉運使樂黃目黃目不能堪求解去遂徙堯咨知河南府又有發其前知長安時不法事落職知鄧州至是其兄樞密使堯叟為言於帝請復其官帝不許僅令知制誥又聞堯咨自謂遭讒時怏怏遂下詔切責之

詞雖峻切而意却寬厚

卿知永興日所為乖當非獨用刑慘酷也如擅置武庫建視草堂開三門築甬道出入列禁兵自衛此豈人臣所宜衆論甚喧不但樂黄目奏也朕念卿母氏耆年尭叟朝夕近侍未欲窮究姑示薄責旋加甄叙成命既出羣言愈譁卿曾不内省但曰為人所傾自今宜體國恩改過遷善不然當以前後事狀盡付有司

仁宗諱禎初名受益真宗第六子初封慶國公進封壽春郡王又封昇王立為皇太子即位

戒貢士進學詔天聖初貢禮部數詘者得特奏名或因循不學帝乃下詔

廣勵人才深得激勸之道

有益明允之治

學猶殖也不學將落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朕慮天下之士或有遺也既已臨軒較得失而憂其屢不中科則衰邁而無所成退不能返其里閭而進不得預於祿仕故常數之外特爲之甄采而狃於寛恩遂隳素業苟簡成風甚可恥也自令宜篤進厥學無習僥倖焉

恤刑詔 天聖四年

朕念生齒之蕃抵冒者衆法有高下情有輕重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豈稱朕好生之志哉其令天

詞旨溫厚意在蠲滌煩苛

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慮者具案以聞有司無得舉駁其後雖法不應奏吏當坐罪者審刑院貼奏率以恩釋為例名曰貼放吏始無所牽制請讞者多得減死矣

禁按敎前事詔天聖七年

蓋聞治古君臣同心上下協穆而無激訐之俗何其德之盛也朕竊慕焉嘉與公卿大夫同底斯道而教化未至澆薄日滋比者中外羣臣多上章言人過失暴揚難驗之罪或外託公言内緣私忿詆欺曖昧苟陷善良又

赦令者所以與天下更始而有司多舉按赦前之事殆非信命重刑罰使人洒心自新之意也今有上言告人罪言赦前事者訊之至於言官宜務大體非事關朝政自餘小過細故勿須察舉

立制科舉詔 天聖七年先是大中祥符元年言者以兩漢舉賢良多因兵荒災變所以詢訪闕政今國家受瑞登封無闕政也安取此乃罷其科惟吏部設宏詞拔萃平判等科如舊制至是乃下詔

朕開數路以詳延天下之士而制舉獨久不設意者吾

制詔文以健筆為之便爾生色

曲體人情言之懇惻

豪傑或以故見遺也其復置此科

給致仕官奉詔

致仕官舊皆給半奉而未嘗為顯官者或貧不能自給豈所以遇高年養廉恥也其大兩省太卿監正刺史閤門使已上致仕者自今給奉並如分司官例仍歲時賜羊酒米麵令所在長吏嘗加存問

改定樂制詔 皇祐二年閏十一月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同阮逸等定鐘磬制度下詔

淹雅之詞出之鄭重昇平氣象穆然可思

朕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襲法然必平定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始大合樂漢初亦沿舊樂至武帝時始定泰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始改大予樂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始定鍾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一律真宗始議隨月轉律之法咸平四年太常寺言樂工習藝匪精每祭享郊廟止奏黃鍾宮一調未嘗隨月轉律乃命翰林學士夏侯嶠判寺郭贄同按試

擇曉習月律者增其奉屢加捃摭然念樂經久墜學者罕專歷古研覃亦未完緒頙雖博加訪求終未有知聲知經可信之人嘗為改更未適兹意中書門下集賢院及太常禮樂官以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稷祭享所用登歌宮縣審定聲律是非按古合今調諧中和使經久可用以發揚祖宗之功德朕何憚改為但審聲驗書二學鮮並互詆胸臆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忘於懷于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于秘閣詳定大樂

琢句近古以道勁爲工

戒百官詔 皇祐三年二月時茶法大壞芻粟之入大約虛估劵至京師為南商所抑往往不售北商無利入中者寡公私兩弊知定州韓琦等以為言下三司議三司請入中糧草仍用見錢法帝可之慮復有言者特下詔申戒

朕惟古之善為國者使變通不倦而公私相足比食貨法壞芻粟價益倍縣官之費日長商賈不行豪富之家乘時牟利本末相横吏緣為姦故詔近臣考決大議令利害曉白尚慮輕肆之人陳舞空言幸揺其端夫利百而法乃變令下而議不起然後民聽不眩而憲度行焉

制作附于典禮有此大雅之爲庶足以鋪揚鴻業

自今有依前事爲議者並須究知厥理審可施行若其事已上而驗問無狀者寘之重罰

頒樂名大安詔皇祐三年七月兩制禮官王堯臣等上言按太常天地宗廟四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豈特本道德政教嘉靖之美亦緣神靈祖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國朝樂宜名大安帝下詔

朕惟古先格王隨代立樂亦既制作必有稱謂緣名以討義由義以知德蓋名者德之所載而行遠垂久之致焉故韶以紹堯夏以承舜濩以救民武以象伐傳之不

臣廷敬曰樂必有名名必有義此詔所以顯揚先烈傳無窮也其文雅則而不靡縟可以軼唐追漢

朽用此道也國家舉墜正失典章交備獨斯體大而有司莫敢易言之朕憫然念兹大懼列聖之休未能招揭於天下之聽是用申敕遠求博講而考定其衷令禮官學士迨三有事之臣同寅一辭以大安之議來復且謂藝祖之戡暴亂也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盛洎朕之承聖烈也安祖宗之安安其仁厚祗覽所議熟復於懷恭惟神德之造基神功之戢武章聖恢清淨之治冲人蒙成定之業雖因

能悲俗吏之弊故明透乃爾

世之迹各異而靖民之道同歸以之播鐘球文羽籥用諸郊廟告於神明曰大且安誠得其正

戒飭轉運使詔嘉祐三年

朕惟分治州縣付之守令按督守令付之轉運使提點刑獄而比年以來吏或貪恣害物耄昏不事事以弛為寬以苛為察賦斂有常或增重之以為勞刑罰有經或出入之以為能而使者莫之舉豈朕所以寄任之意歟其各思率職毋撓權幸毋縱有罪惠綏吾民以稱朕意

崇尚寬裕足以敦
礪薄俗

戒百官詔　嘉祐五年

朕樂與士大夫惇德明義以先天下而在位殊趣弗率朕旨或為危言詭行務以驚衆而取譽罔上而邀寵論事之官捜抉隱微無忠恕長厚之風託迹於公而原其本心實以合黨圖私甚可惡也使吾俗靡然陷溺於薄而望教成治立其可得哉書不云乎堲讒説殄行震驚朕師　舜典舜命龍之辭　中書門下其采端實之士明進諸朝察矯激巧偽者加放絀焉明揚朕言以厲多士

中誠惻然形諸言表

治體貴乎惇大此詔得之

賑濟災傷路詔 嘉祐五年

天災流行蝗潦相繼雖發廩蠲賦而民之捐瘠者尚多或鬻賣妻子或轉死溝壑方春之時羣物欣豫乃令吾民不聊若此朕心憯怛惄焉靡寧其令災傷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督州縣營濟之察不稱職者

儆百工敦行實詔 嘉祐五年

臺諫爲朕耳目之官而事有不能周知固將博問朝士大夫以廣聽察乃有憸詖之人因緣憎嫉依倚形勢興

造飛語以中傷善良殆非忠厚之行也昔夏后時官師相規見夏書胤征篇漢之公卿恥言人過今吾士大夫乃違古人之守蹈薄俗之弊甚無謂也中書門下其為朕申儆百工務敦行實循而弗改當重絀焉

頒久任格詔嘉祐六年

朕觀古者治世牧民之吏多稱其職而百姓安其業今求材之路非不廣責善之法非不謹而吏多失職非稱所以為民之意豈人材獨少而世變殊哉殆不得久於

留心吏治揣為令辭

措詞雅潔亦覺陳言務去

其官故也葢智能材力之士雖有興利除害禁姦勸善之意非假以歲月則亦婾不為用欲終厥功其路無由自今諸州縣守令有清白不擾政迹尤異而實惠及民者本路若州將政迹實狀以聞中書門下察訪得實許令再任

英宗諱曙濮安懿王允讓第十三子初賜名宗實仁宗無子立為皇子封鉅鹿郡公嗣帝位

飭百官詔治平二年

朕觀漢宣之治綜核名實而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

其能繼統之業盛矣朕㩲先帝遺烈懼德不明未燭厥理乃夙興以思嘉與公卿大夫厲精為治而屬天下承平日久内外因循惰職者衆未聞推利及民盡心憂國者也徒累積歳月以幸其進又沽飾名譽以徼所知其可道者亦不過務在簿書期會之間朕何望焉夫憸嘿苟簡者弗懲則端良敏濟者無以勸朕持賞罰之大公固將必行之詩不云乎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大雅烝民篇百執事其易慮孜孜各修厥職以稱朕意

氣體頗似兩漢

臣乾學曰時京師災異屢見帝下詔責躬罷宴減膳禱於山川而制策中亦拳拳下問其敬天

飭舉人制 治平二年

朕享國日淺永惟任大而守重欲聞讜直之言以鑒不逮而未始云獲夫天人之際災祥各緣類而至也朕即位以來非有歌鐘狗馬之虞與夫外家女寵爵位賞罰之過乃二月甲辰大風晝冥四月丁未白氣起西方七月丁丑太白經天八月庚寅大雨注京師半年之間鉅異四發豈朕不共不恍不決不達之致歟是以顧省厥違夙夜靡寧矧今吏治未醇民風未厚官濫而濫入之

卹民之意殆庶幾焉

源未塞兵衆而選用之法未精田野雖闢而農不免饑寒關市雖弛禁而商不通有無欲人蹈名節而廉恥常不立欲人遠刑罰而抵冒常不止宋景一言而勝妖眚朕下罪已之詔甚祗懼也而未有轉禍之感漢宣終世以核名實朕發責吏之書甚丁寧也而未有飾職之應遠鑒百王興壞之所由近慕四聖功業之所就四聖謂太祖太宗真宗仁宗何行而適世變何修而當天心子大夫其悉心以陳

仁言爲永

從容不迫是盛世語

神宗諱頊英宗長子初名仲鍼英宗即位封安國公進封淮陽郡王潁王立為皇太子即位

賜韓琦詔熈寧二年

河北歲比不登水溢地震方春東作民攜老幼棄舊廬日流徙於道中夜以興惕怛不安其經制之方聽便宜從事有可以左右吾民者宜為朕撫輯而振全之毋使後時以重民困

諭邊臣詔元豐三年

比者契丹出没不常不可全恃信約以為萬世之安況

時有古氣磅礴其間

河朔地勢坦平畧無險阻殆非前世之比惟是塘水實為礙塞卿等當體朕意協力增修自非地勢高仰人力所不可施者皆在滋廣用謹邊防益功利近在目前而不為良可惜也

求直言詔

朕以菲德承至尊託於公卿兆民之上惟治忽在朕躬夙夜兢兢思有以奉天命下念所以修政事之統愧不敏明未燭厥理夫闢言路通上下之志欲治之主所同

溫文安雅能以頓挫出之詔令佳品也

趣也其布告內外文武羣臣若朕知見思慮之所未及至於朝之闕政國之要務邊防戎事之得失郡縣民情之利害各令直言抗疏以聞無有所隱言若適用亦以得人觀其器能當從甄擢惟爾文武其各體朕茲令之非徒也

求言詔

傳曰近臣盡規以其榮恥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默而不言乃或私議切歎

若以其責為不在己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為當然其亦有含章懷寶待唱而發者也今百度隳弛風俗偷惰薄惡裁異譴告不一此誠忠賢助朕憂惕以剏制改法捄弊除患之時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奏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道之而弗言爾為不恭朕將用此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明黜陟焉

諭文彥博手詔

馬政國之所重宜加意整飭乃爾

方今馬政不修官吏無著效豈任不久而才不盡歟是何監牧之多官吏之衆而乏才之盛也昔唐用張萬歲三世典羣牧恩信行於下故馬政修舉後世稱爲能吏

唐兵志唐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恩信行於隴右

今上自提總官屬下至坊監使臣既非銓擇而遷徙迅速謂之假道欲使官宿其業而盡其能不可得也爲今之計者當簡其勞能進之以序自坊監而上至於羣牧都監皆課其功而第進之以爲任事者勸焉

質而不浮足以綜貫源流包括全史

資治通鑑序　英宗時司馬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八卷以進上悅之命續其事自治平開局迨元豐成書凡十九年神宗作序賜名資治通鑑詔邇英經筵常令進講

朕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易大畜象傳書亦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尚書說命篇詩書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鑑戒於後世者也漢司馬遷紬石室金匱之言據左氏國語推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采經摭傳罔羅天下放失舊

臣英曰變紀傳為編年使十六代事粲如指掌涑水真史家之總會也崇獎揚扢重以王言足相輝映矣

聞孜之行事馳騁上下數千載間首記軒轅至於麟止漢武帝元狩元年獲白麟司馬遷史記至此而止故曰麟止猶春秋終於獲麟作為紀表世家書傳後之述者不能易此體也惟其是非不謬於聖人襃貶出於至當則良史之才矣若稽古英考留神載籍萬幾之暇未嘗廢卷常命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俾就秘閣繙閱給吏史筆札起周威烈王訖於五代光之志以謂周道衰王室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平王東遷齊秦楚晉始大桓文更霸猶託尊王

為辭以服天下自威烈王陪臣執命韓趙魏為諸侯周雖未滅王制盡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其所以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徵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畧循吏之教條斷之以邪正要之以治忽辭令淵源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四十九卷列於户牖之間而盡古今之統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

淵林矣荀卿有言欲觀聖人之迹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若夫漢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謂吾無間然者自餘治世盛王有慘怛之愛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恭儉勤畏亦各得聖賢之一體孟軻所謂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於荒墜顛危可見前車之失亂賊姦究厥有履霜之漸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故賜其書曰資治通鑑以著朕之志焉耳又獎諭司馬光詔書云史學之廢久矣紀次無法論議不明豈足以示懲勸明久遠哉卿博學多聞貫穿古今上自晚周下迄五代發揮綴緝成一家之

語亦懐惋

書褒貶去取有所據依省閲以還良深嘉歎今賜卿銀絹對衣腰帶鞍轡馬具如别録至可領也故兹奬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高宗諱構徽宗第九子初封蜀國公進封廣平郡王康王金兵初圍京師詔王如金軍議和及金兵至復受詔至金留相州尋拜河北兵馬大元帥二帝北狩元祐皇后手書告中外俾帝嗣統乃即位於應天府

罷上壽詔 建炎元年五月宰臣等上言請以五月二十一日為天申節下詔

朕承祖宗遺澤獲託士民之上求所以扶危持顛之道未知攸濟念二聖鑾輿在遠萬民失業將士暴露夙夜

達於政體之言

痛悼寢食幾廢況以眇躬之故聞樂飲酒以自為樂乎非惟深拂朕志實增感於一心所有將來天申節百官上壽常禮可令寢罷

察吏詔 建炎五年

朕惟養兵之費皆取於民吾民甚苦而吏莫之恤夤緣軍須掊斂無藝朕甚悼之監司郡守朕所委寄以惠養元元者也今慢不加省復何賴焉其各勤乃職察吏之侵漁納賄者按劾以聞苟庇覆弗治朕不汝貸

蜚練有餘視北宋諸詔文又一格調矣

幸學手詔　紹興二十七年車駕幸學隨至秘書省右文殿頒手詔

朕聞周建外史掌五帝三皇之書漢選諸儒定九流七畧之奏文德之盛後世推焉仰惟祖宗開建冊府凡累朝名世之士由是以興而一代致治之原葢出於此朕嘉與學士大夫共宏斯道乃一新史觀新御榜題肆從望幸之忱以示右文之意嗚呼士習為空言而不為有用之學久矣爾其勉修術業益勵猷為一德一心以共赴亨嘉之會用丕承我祖宗之大訓顧不善歟

真實辭不假文飾

禁加耗詔紹興三十二年

州縣受納秋苗官吏多收加耗肆為姦欺方時艱虞用度未足欲減常賦而未能豈忍使貪贓之徒重為民蠹自今違犯官吏並置重典仍沒其家

孝宗諱昚太祖七世孫秀王偁之子初名伯琮高宗太子旉未有後詔選太祖之後育帝於宮中賜名瑗封建國公進封普安郡王尋立為皇子更名瑋封建王立為皇太子更名昚受高宗禪即位

斷獄詔乾道三年

有古崛之風

獄重事也稽者有律當者有比疑者有讞比年顧以獄情白於執政探取旨意以輕為重甚亡謂也自今其祗乃心敬於刑惟當為貴毋習前非不如吾詔吾將大寘於罰罔攸赦

獎諭魏王愷詔乾道七年二月進封慶王愷為魏王判寧國府愷孝宗第二子

也

篇短詞腴極有古趣

大江之壖其地廣衺使水之蓄洩不病而皆為膏腴者圩之為利也然水土鬭齧從昔善壞卿聿修稼政巨防

情勢明晳言該鑒

鑒

屹然有懷勤止深用嘉歎

興水利詔乾道九年臣僚言江西連年荒旱不能預興水利為之備乃下詔

朕惟旱乾水溢之災堯湯盛時有不能免民無病者備先具也豫章諸郡縣但阡陌近水者苗秀而實髙仰之地雨不時至苗輒就槁意水利不修失所以為旱備乎唐韋丹為江西觀察使治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二萬頃此特施之一道其利如此矧天下至廣也農為生之本也泉流灌溉所以毓五穀也今諸道名山川原甚

辭甚雅令

衆民未知其利然則通溝瀆瀦陂澤監司守令顧非其職與其為朕相丘陵原隰之宜勉農桑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雖有豐凶而力田者不至拱手受弊亦天人相因之理也朕將即勤惰而寓賞罰焉

賜魏王愷詔 淳熙三年愷時判明州

陂湖川澤之利或通或塞存乎其人四明為州實治鄞鄞之鄉東西凡十四而錢湖之水實溉其東之七吏惰不虔葑茭蕪翳利失其舊農人病焉卿臨是邦乃能講

酌盈濟虚言獨欵

求利便而濬治之遂使並湖七鄉之田並與無異時旱乾之患其為澤豈淺哉劄奏徹聞不忘嘉歎

禁兩税折錢詔淳熙五年

比年以來五穀屢登蠶絲盈箱嘉與海内共享阜康之樂尚念耕夫蠶婦終歲勤動價賤不足以償其勞郡邑兩税除折帛折變自有常制當輸正色者毋以重價强之折錢若有故違重置於法臨安府刻石徧賜諸路

罷官鬻鹽詔淳熙十五年

真切處可以感人

廣南在數千里外疾痛難於上聞朕憫之尤切蓋鹽者民資以食向也官利其贏轉而自鬻久為民疾朕為之更令俾通販而杜官鬻民固以為利矣然利於民者官不便焉必胥動以浮言且朕知恤民而已浮言奚恤矧置監司守令以為民朕有美意弗廣其推顧撓而壞之可乎自今如或有此必寘之法

光宗 名惇孝宗第三子初封恭王乾道七年孝宗以恭王英武類已立為皇太子十六年年傳位

在位五年

本末先後四字措語甚約而包廣甚博信為政之紀綱

諭守令詔 紹熙二年

朕惟為政之道莫先於養民故自即位以來蠲除甚賦頒宣寬條嘉與四方臻於安富郡守縣令最近民者也誠能拊循惠愛以承休德庶幾政平訟理之效令采之人言乃聞科斂先期競務辦集而民之虛實不問追呼相繼敢為催剝而民之安否不恤財計之外治理蔑聞甚不稱朕委屬之意國用有常固在經理而非掊克督促以為能也知本末先後之誼此朕所責於守令者繼

語意諄復仁心為質

自令以軫恤為心以牧養為條俾民安業時予汝嘉

寧宗 諱擴光宗第二子初封英國公平陽郡王光宗受禪進封嘉王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出太皇太后吳氏詔王即皇帝位尊光宗為太上皇

賑荒詔 慶元元年

朕德菲薄饑饉荐臻使民阽於死亡夙夜慘怛寧敢諉過於下顧使者守令所與朕分寄而共憂也乃涉春以來聞一二郡老稚乏食去南畝捐溝壑咎安在耶豈振給不盡及民歟得粟者未必饑饑者未必得歟偏聚於

一事而有關千載者如此等詔文是矣

所近不能均濟歟官吏視成而自不省歟其各悋意措畫務使實惠不壅毋以虛文蒙上則朕汝嘉

理宗諱昀太祖十世孫父希瓐追封榮王寧宗弟沂王蒉無嗣以宗室希瞿子均為王後景獻太子蒉寧宗立均為皇子賜名竑以帝嗣沂王賜名貴誠寧宗疾篤丞相史彌遠與竑有違言乃稱詔立帝為皇子賜名昀寧宗崩即位封竑為濟王湖州潘壬等謀立竑不克竑遇酖薨

從祀五臣詔淳祐元年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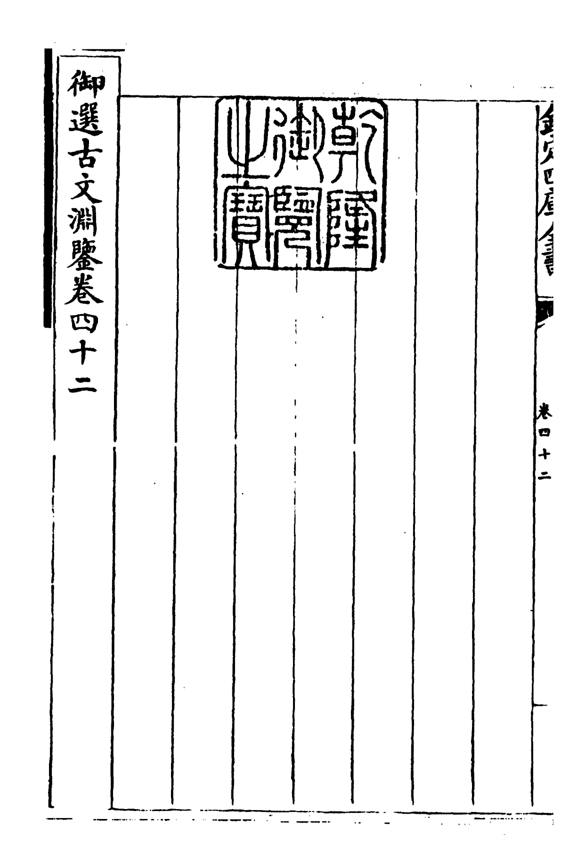
語自懇到不為矯飾

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啟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是月丙午封周惇頤為汝南伯張載郿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戊申視太學謁孔子遂御崇化堂命祭酒曹觱講禮記大學篇監學者各進一秩諸生推恩錫帛有差製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白鹿洞學規賜焉

罷己詔端平三年四月

數年之間多難已甚屬讐金之寖滅而蒙古之與隣逮

合謀成破蔡之功紹定六年遣江海孟珙從元兵合圍金主於蔡州破之恐假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矣臍可噬乎又兵民之死戰闘户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骼胔相望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天心下無以定民志今方施令發政以為綏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二